

匡亚明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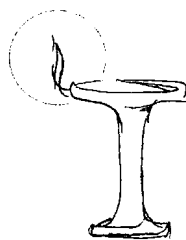
邱鸣皋 著

陆游评传 (下)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陆游评传 (下)

邱鸣皋 著

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陆游评传/邱鸣皋著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
2011. 4

(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/匡亚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305 - 05979 - 7

I. 陆… II. 邱… III. 陆游(1125 ~ 1210)-评传
IV. 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6479 号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(典藏版)

陆游评传

邱鸣皋 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

(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:210093)

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

网址:www. rulin. com. cn

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 660 × 960 1/16 印张 32 字数 345 千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305 - 05979 - 7

定价:63.00 元(上、下)



作者简介

邱鸣皋 江苏丰县人，1938年生。1964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（现为徐州师范大学）中文系，留校任教。先后任中文系主任、副院长、院长。现为该校中国古代文学教授，古籍研究所所长，并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。著有《舒岳祥年谱》、《张炎评传》等。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

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 王霞林

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
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

学术顾问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
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
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
杜维明(美国) 杨向奎 苏步青
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
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
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
席 文(美国) 唐敖庆 黄辛白
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
戴安邦 魏荣爵

主 编 匡亚明

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

副 主 编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卞孝萱 任天石 巩本栋 茅家琦
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
蒋广学(常务) 潘富恩

第五章 寂寞悲愤的 最后七年

陆游从嘉泰三年（1203）五月离京返乡，至嘉定二年（1209）岁暮辞世，其间经历了七个年头（实际生活时间六年半），这是陆游生命旅程的结束期。这期间，他经历了开禧北伐、嘉定和议、嘉定更化等重大历史事件，其生活、思想也都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，从而构成了他生活、思想历程上的一个重要时期。

一、生存环境与隐逸情趣

陆游晚年再出，在京一年，备受冷落，灵魂深处受到最后的淘洗，这使他对仕途、功名之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，于是浮名谢尽，终于下定了永离官场的决心。“茅檐一夜萧萧雨，洗

尽平生幻妄心。”(《四月二十八日作》之二)也只有抛却了这些“尘念”,他才真正感到满身的轻松自如,就像他在《初归杂咏》中所说的那样:“八十年来自在身。”陆游与他所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是谐和的。他有许多诗篇表现了这种谐和情趣。

当然,与生活环境的谐和,并不等于没有孤独、遗憾、感慨乃至牢骚。凡此,皆不是名利、地位之类庸俗之物所引起。他的孤独感多是因为旧友凋零谢世所引起。同辈为官者,至此仅陆游一人在世。陆游是重友情的,每念及此,孤独之感便油然而生,不能自己。再加上诸儿多不在身边^①,天伦亲情亦不能常享,而陪伴这位老诗人的,往往只有窗外的竹和杯中的酒了^②,这不能不使老诗人产生孤独寂寞之感。感慨乃至牢骚产生的原因,大端仍在抗金收复的愿望不能实现。这是陆游心头的大事,虽在暮年,终不能忘却。再者,晚年的陆游,频频回首往事,一生的坎坷,所经历的人间骇机,总是不断浮现心头,尤其是对南郑军旅生活的回忆。“匹马戍梁州”与“寂寞茅檐下”的巨大生活落差,和“空怀四方志,泯默死东吴”(《杂赋》)的不幸结局,往往使他感慨不已。

陆游的暮年,物质生活并不富裕。这次致仕后领取半俸,生活还可自持,《力耕》云:“力耕岁有一困米,残俸月无三万钱。”《自诒》亦云:“残困具薄粥,半俸补残书。”嘉定元年春,连这半俸也没有了,这次是官府给他停掉的。陆游有诗《半俸自戊辰二月置不复言作绝句》,“戊辰”即嘉定元年,陆游八

① 陆诗《孤寂》:“晚境诸儿少在傍,书堂孤寂似僧房。”

② 《王子猷谓竹为此君白乐天谓酒为此君余野处无客每对竹独酌得小诗》有“有此两君堪与言”句,正谓其寂寞也。



十四岁;《杂题》之二自注又云:“半俸自春初不复敢请。”其实,当时钱币贬值,有半俸时,生活已颇拮据,陆游说是“俸券新同废纸收,迎宾仅有一絺裘”(《半俸自戊辰二月置不复言作绝句》之二);半俸既绝,陆游生活更陷于困顿之中,“年来残俸绝,所望在一熟”(《稻陂》),“绝俸难营觅醉钱”(《书村店壁》),便是其真实写照。这一时期中,陆游有不少诗是写其贫困的,如《穷居》、《贫甚戏作绝句》八首、《贫居即事》六首、《灯下晚飧示子通》、《入冬病体差健而贫弥甚戏作》、《开岁愈贫戏咏》等等,他曾希望有人能将其贫困状况画下来,以传示后人^①。陆游对其贫困的基本态度,一是贫不降志,如《杂题》之二所云:“半饱半饥穷境界,知晴知雨病形骸。轩昂似鹤那求料,枯槁如僧不赴斋。”他甚至说过“忍贫增力量”(《书意》)、“饥能坚志节”(《自立秋前病过白露犹未平遣怀》)的话,这显然是受了孔子“君子固穷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和孟子“贫贱不能移”(《孟子·滕文公》)的影响。为此,他拒绝了辛弃疾为其筑舍的美意^②。二是因己及人,由自己的贫困想到老百姓的艰辛。其诗《雪夜》之三云:“短裘不及氍,手脚尽皴痂。犹胜南邻叟,一褐竟未赎。”应当说,陆游对待贫困的这种精神是可贵的。正是有了这种精神,物质上的贫困才不至于破坏他生存状态与生存环境的谐和。按陆游所说的贫困,形诸诗句,或不免有所夸张,但基本上应是真

① 见其诗《读穷居五字慨然有感复作一首自解》。

② 陆诗《草堂》:“幸有湖边旧草堂,敢烦地主筑林塘?”自注:“辛幼安每欲为筑舍,予辞之,遂止。”按其事当在嘉泰三年六月至十二月间。见钱仲联《校注》本诗注释。



实的,而不是某些著作中所说的不穷而说穷,故意“哭穷”。在当时士大夫中,“穷”并不是光荣的。陆游写其穷困的细节与感受,有不少是非亲历而不得知;陆游做官,没有积蓄,只有在镇江通判任上,为了筹建三山新居而省了些俸钱,其他则未之见。但他说过每做一次官就更贫穷一次的话;他在奉祠与致仕后,俸减二等或仅有其半,有一段时间主动绝俸,暮年落职失俸,生活贫困是有其原因的。他在当时的经济状况应在“中产之家”的水平线上,《示子遹》有“敢言中人产,日或无炊烟”句。当时农村经济凋敝,中产之家亦有断炊之虞,且陆游诗中所说的贫困,也应是间断性的,并非年年月月如此。

在这个时期中,陆游的思想变化,最显著的表现是“隐逸”。如上所述,陆游此期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环境是谐和的。这种谐和状态和比较闲适的生活情趣,使陆游的隐逸思想得以充分发展。陆游在这不到七年的时间里,诗歌创作空前高涨,写了 3160 多首诗,约占其现存诗歌总数的 35%,其中约有一半是写其隐逸生活、隐逸情趣的。陆游退隐山林的思想由来已久,其《烟波即事》之七自注云:“绍兴间,自剡中入天台,始有放浪山水之兴。”其《烟艇记》(《文集》卷一七)中,把他的“江湖之思”更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陆游在蛰居山阴十三年时期的诗中,已屡屡言及隐逸生活和隐逸思想,只是在这最后的七年中表现得特为集中而已。陆游为了充分表现其隐者形象及其思想,竟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虚无缥缈的“镜湖隐士”的形象,他与这位隐士独来独往,并屡见于诗中。陆游最早提出“镜湖隐士”的形象,是庆元元年所作的《夜坐闻湖中渔歌》:“渔歌袅袅起三更,哀而不怨非凡声。明星已高声未已,疑是湖中隐君子。”后来所作的《题庵壁》又云:“湖边吹



笛非凡士，倘肯相从寂寞中？”自注云：“每风月佳夕，辄有笛声起湖之西南，莫知何人，意其隐者也。”到了他的最后七年，便大写起这位“镜湖隐士”来。《湖上》自注：“湖中有隐士，月夜必吹笛，人莫有见者。”《穷居》自注：“湖中隐士，月夜棹舟，其疾如飞，並湖有闻其啸歌者。”其他如《简湖中隐者》、《寄太湖隐者》及另一首《简湖中隐者》等，都是写给这位湖中隐士的。对于这位隐士，杨万里在《再答陆务观郎中书》（《诚斋集》卷六八）中巧妙地道破玄机，原来这隐士就是陆游自己。杨万里说“……斯人也，何人也？谓不可见，则有欲拜其床下者；谓不可闻，则有闻其长啸吹笛者。斯人也，何人也？非所谓不夷不惠者耶？非所谓出乎其类、游方之外者耶？非所谓逃名而名我随、避名而名我追者耶？公欲知其姓名乎？请索琼茅，为公卦之。其繇曰：‘鸿渐之筮，实维我氏；不知其字，视元宾之名；不知其名，视言偃之字。’”杨万里把陆游的姓、名、字皆暗含在繇辞之中，钱仲联先生《剑南诗稿校注》指出：“鸿渐为陆羽之字，李元宾名观，言偃字子游，是万里以为湖中隐者即游本人。”陆游早在通判豫章时就自号渔隐，到了晚年，又筑“渔隐堂”^①，真的成了渔隐之士了。

陆游心目中的隐居之地，除镜湖外，还有一个石帆山和山下的石帆村。据施宿《嘉泰会稽志》卷九，石帆山在县东十五里，因其状如张帆，故名。陆游与石帆的机缘，在于淳熙十一年春游山遇雨，宿于山下民家，陆游被那“雨泥看放鸭，烟草听呼牛”（《雨中宿石帆山下民家》）类似世外桃源的境界陶醉了，从此与石帆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他最后七年中，大约有三

① 游有诗《渔隐堂独坐至夕》。



十首诗写他对石帆山(村)的神往和在石帆的活动。在石帆山下,他的灵魂似乎得到了净化。他似乎把石帆当成了自己的归宿之地,当他在嘉泰三年五月即将离京时,就把归宿目标指向了石帆:“石帆村好在,重理旧桑麻。”(《予以壬戌六月十四日入都门……》之二)除此之外,陆游还有个虚拟的隐居之地,即他在《夏日感旧》之二中所说的箕山或华山,华山更是他心目中的隐居之地,而在诗中屡屡道及,他希望在收复中原之后,隐于华山。

镜湖与石帆是陆游隐居之所,也是陆游隐居的象征。陆游隐居于此,混迹渔樵,自认为与野老无异。嘉定二年冬,他在去世前不久,有诗《病中杂咏十首》,对他的隐逸生活作了一个总结,自述“身是人间一老樵”、“身似头陀不出家”,其第十首云:

自我居湖曲,渔樵日往来。只知年屡改,不觉老相催。小浦潮痕长,长堤草色回。逢春心自在,莫道已成灰。

这是陆游最后几年隐逸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他的心境是平静的,就像那小浦涯际的潮痕,长堤上芊眠的春草。他在《出行湖山间杂赋》中亦云:“吾心静如水。”而沉静之中自有其活力。是那长期的比较闲适的生活造成了陆游比较宁静的心境。他可以全身心地拥抱大自然,观察、体验自然景况的细微变化,并且发而为诗,他的诗风为之一变,暮年的沉细冷静代替了青壮年时期的豪迈劲捷,他自称是“心平诗淡泊”(《闲趣》)。“风从高树下,虫抱短莎鸣”(《夏夜暑毒不少解起坐



庭中》),“青针秧稻出,黑蚁稚蚕生”(《午炊》),乃至“渡牛浮鼻望烟村”(《晚立》)等等,都可看出陆游心情之冷静,观察之细致,体验之敏锐,对农村生活又是何等的熟悉,特别是“渡牛浮鼻”,非水乡农家不知其妙。仅此,已可知陆游确实把自己融合在大自然之中了。

陆游暮年之所以能如此隐逸,其思想基础在于他历经诸般磨难之后,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识。如上所述,他把功名、利禄之类的“外物”参透了,他说“外物元如脱发轻”(《幽居春晚》)。他在宦途上遍践骇机之后,暮年归来,置身于槿篱竹坞青山秀水间,羁怀淡如素秋,因而隐逸情趣涌向心头,是顺理成章符合其思想发展逻辑的。古代儒家的信条是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“独善其身”的方式途径往往是隐。其实,从广义上说,隐与仕是相对而言的,与孟子所说的“穷”与“达”同义。质言之,陆游的“隐”,包括他蛰居山阴十三年时期的“隐”,都应属广义上的“隐”,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隐士”。陆游对此也很清楚,所以他在《寓叹》之二中说:“小隐终非隐,休官尚是官。”他的“隐”只是休官之后的“小隐”而已。而这“小隐”也只能是他生存状态中的外在表现,他的灵魂深处,还继续燃烧着那团抗金收复的不灭的圣火,他尽可以把一切身外之物统统忘却,但这团火,不属于身外之物,而是他的灵魂所在。当他魂归九天的时候,这团火仍留在九州大地,继续燃烧着。

二、开禧北伐的兴奋与悲愤

陆游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里,遇上了开禧北伐和嘉



定和议、嘉定更化等重大历史事件，本来应当平静的生活，波澜再起，变得不平静了，当最后一个恶浪打来的时候，竟吞噬了他那衰迈的生命。

陆游对韩侂胄所发动的“开禧北伐”是既兴奋而又有所顾虑的。陆游之所以兴奋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北伐正是顺应了他的主观要求，正是他多年朝思暮想的；陆游之所以有所顾虑，一是虑其“轻发”^①，二是他认为统帅北伐的将领准备不足。凡此，在陆游的诗文中皆有所反映。嘉泰四年，北伐正在舆论准备阶段，陆游已敏锐地感到不久就要对金用兵了，他在《睡起已亭午终日凉甚有赋》中就兴奋地写道：“颇闻王旅徂征近，敷水条山兴已狂。”同年秋，又作《书事》四首：

闻道舆图次第还，黄河依旧抱潼关。会当小驻平戎帐，饶益南亭看华山。（自注：“饶益寺南亭，尽得太华之胜。”）

关中父老望王师，想见壶浆满路时。寂寞西溪衰草里，断碑犹有少陵诗。（自注：“华州西溪，即老杜所谓郑县亭子者。”）

鸭绿桑干尽汉天，传烽自合过祁连。功名在子何殊我，惟恨无人快着鞭。

九天清蹕响春雷，百万貔貅扈驾回。不独雨师先洒道，汴流衮衮入淮来。

按四诗所写，皆传闻、想见之词。此时还没有进兵，宋军仍处

① 参见陆诗《送辛幼安殿撰造朝》。



在准备阶段。但这几首诗中,已足见陆游的兴奋。开禧元年(1205)六月辛卯(初五),“诏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”(《宋史·宁宗二》),韩侂胄已决意对金用兵。陆游再次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写了充满胜利想像的《出塞四首借用秦少游韵》,继而又作《秋夜思南郑军中》,把自己的忧虑——“后人谁可继西平”明确地提了出来,他担心没有合适的大将承担北伐重任。虽然如此,他还是希望朝廷能抓住深秋时机进兵。开禧二年四月王师北上之后,北伐已成为公开消息,已可在邸报发表。陆游可以借助邸报得到准确消息,从而密切关注王师动向,于是他的诗中频频出现了诸如“王师护塞方屯甲”(《初夏闲居》)、“上蔡临淮奏捷频”(《观邸报有感》)、“日闻淮颖归王化,要使新民识太平”(《赛神》)、“边头定何似,颇说募新兵”(《卧病》)等等。此时的陆游已八十二岁高龄,值此北伐,而不能效力,只有空抚长剑而兴叹,心情是沉痛而愤激的。《书事》有“自笑书生无寸效,十年枉是枕雕戈”句。又作《老马行》云:

老马虺隤依晚照,自计岂堪三品料? 玉鞭金络付梦想,瘦稗枯萁空咀嚼。中原蝗旱胡运衰,王师北伐方传诏。一闻战鼓意气生,犹能为国平燕赵。

“老马”自然是陆游的自我写照,虽极其衰老,又不遇于时,然而志在战场,奋力报国之心不息,“一闻战鼓”二句,精神抖擞,意气风发,是陆游抗金收复之志的一贯表现,千载之下读之,犹能起懦立衰,令人热血沸腾。

另一方面,陆游对朝廷任命北伐将领颇不满意,他在《观



诸将除书》中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：

百炼钢非绕指柔，貂蝉要是出兜鍪。得官若使
皆齐虏，对泣何疑效楚囚！

“齐虏”典出《史记》卷九九《刘敬传》。刘敬，齐人，以说汉高帝西都关中而得拜郎中，后以谏阻击匈奴，“上怒，骂刘敬曰：‘齐虏以口舌得官，今乃妄言沮吾军！’”陆诗以“齐虏”代指只会动动嘴皮，以口舌得官的人。陆游此诗语重意切，振聋发聩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朝廷任命将领的弊端，特别是预言了这次北伐无疑将是一个失败的结局。诗中对所除之将领没有点名，但纵观北伐伊始至陆游作此诗时的开禧三年秋，朝廷任命将领多不能令人满意。如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郭倪、京西北路招抚副使皇甫斌、池州副都统郭倬、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等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皆系败军之将；用将最失策而终成大祸的是任用程松为四川宣抚使、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东路招抚使。吴曦是信王吴玠之孙，节度吴玠之子，本来在京任殿前都指挥使等职，久蓄异志，故附侂冑以求还蜀。程松则谄事吴曦以攀结侂冑，仅四年，便从邑宰而至执政之位（同知枢密院事）。吴曦回蜀不久，即投靠金国。当北伐战争进行到最紧要关头，侂冑日夜望曦进兵，而吴曦则受金之封，据蜀降金叛宋，从而使北伐全局陷于被动^①。

这些事实，皆可证明陆游《观诸将除书》中的指斥是正确的，有先见之明的。这些将领们不是百炼钢，而是韩侂冑的

① 吴曦僭叛事，见《宋史》卷四七五《叛臣传·吴曦》。



“绕指柔”，他们头上的“貂蝉”（高级官员的冠饰）不是用兜鍪（作战时戴的头盔）换取的，而是靠着吹牛拍马，即如汉高帝所说的“以口舌得官”。陆游可能是对任命吴曦为北伐的西线统帅特有意见。陆游当年在王炎幕时，就曾发现吴挺骄纵，不可驾驭，事载《宋史·陆游传》，《传》中又特别指出：“及挺子曦僭叛，游言始验。”当吴曦传首行在时，陆游既有贺表^①，又作诗《五月二十日风雨大作》、《闻蜀盗已平献馘庙社喜而有述》、《雨晴》等，表达了他对“逆曦”的义愤和“逆曦授首”的欢欣，同时也表现了对北伐胜利的渴望，又特别提出北伐要坚持到底，不要再半途“消兵”。《雨晴》有云：“淮浦戎初遁，兴州盗甫平。为邦要持重，恐复议消兵。”此诗作于开禧三年夏，陆游凭着他的政治敏感，感觉到“和议”的日子似乎冉冉而至了。陆游的这个感觉是找准了。其实，早在开禧二年冬，金因内外交困，无力支持战争，已主动派遣使者潜赴宋营表示“和议”愿望，“和议”就已秘密进行了^②。至于陆游所预料的失败结局——“对泣何疑效楚囚”，也同样为期不远了。

不过，陆游仍然关注着北伐战况，并用诗歌反映出来。如开禧三年秋所作《秋日村舍》云：“传闻新诏募新军，复道公车纳群策。忠诚所感金石开，勉建功名垂竹帛。”按当时韩侂胄在“和议”危及自身的情况下^③，放弃了“和议”，“输家财二十

① 《文集》卷一有《逆曦授首称贺表》、《逆曦授首贺太皇太后笺》、《逆曦授首贺皇后表》。

② 详见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一八，《宋史》卷三九八《丘密传》。

③ 据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一八，金人索要犒军钱数千万，又欲缚送首议用兵贱臣，侂胄大怒，复有用兵之意。



万以助军”^①，筹划对金发起新的进攻。陆游这首诗正是反映了这一重要动向，这位老诗人确实是敏感的。但与此同时，朝中主战与主和（投降）两派斗争也因此加剧起来，终致韩侂胄自身难保。十一月二日，以“轻信妄动，辄起兵端”的罪名，“御笔”罢免了韩侂胄“平章军国事”的贵官，次日，主和（投降）派头目礼部侍郎史弥远（史浩之子）在杨皇后的支持下，指令殿前司中军统制夏震，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中殛杀韩侂胄于玉津园。当然，北伐也就此偃旗息鼓了。陆游对韩侂胄被杀作了明显的反映，其诗《书文稿后》云：

上蔡牵黄犬，丹徒作布衣。苦言谁解听？临祸始知非。

此真警心之作。钱仲联先生在《剑南诗稿校注》中解释说：“此诗开禧三年冬作于山阴，伤韩侂胄之死也。文稿盖指《南园记》。”钱先生认为，《南园记》中的“许闲”、“归耕”云云，“此游诗之所谓苦言也”，而韩侂胄不能听，终致杀身之祸。

北伐失败后，主和（投降）派独擅朝政，史弥远青云直上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，由礼部侍郎、礼部尚书而至右丞相之位，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六年的独裁生涯。随之而来的是向金乞和，于嘉定元年（1208）与金签订了屈辱和约，史称“嘉定和议”。而与此同时，则大整主战派，凡主张北伐者，均在清洗之列，史称“嘉定更化”。在被清洗的人员中，即使已不

^① 见《宋史·韩侂胄传》。《四朝闻见录》戊集则谓“自请以家藏先朝锡予金器六千两上之”，未知孰是。

